

先正讀書訣
校讎通義



先王曾書說



校
讎
通
義

章學誠
著

中
華
書
局

校
讎
通
我

此 據 粵 雅 堂 叢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校讎通義卷第一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敘曰。校讐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尙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得復見。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

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劉第二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捕鄭第六

校讐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宜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

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之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輕。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是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旣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敍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

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界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耳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鑄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

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顧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騶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騶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卽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

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讐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尙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歷律

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敘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

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常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焉。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氏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勝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

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遺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遺官而已。未見奇書祕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常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勝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妄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讐。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望礙難行。甚或漸啓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